

灯下漫笔

被疫情逼出来的开伙仓

□施正辉

壬寅年上半年,一个在启东工作的上海朋友因为疫情被囿于宝山某小区两个多月。回到启东叙述所历所思,富有戏剧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朋友是个女强人,孩子已12岁了。娘家也在宝山,住在自家小区的附近;婆家就住在一墙之隔的小区,属于静安区。夫妻两人都是独子,结婚后从没开过伙仓,一直上父母家吃现成饭,三代人习以为常,没人认为不正常,谁也没想到有什么力量能改变如此生活的平静与安顺。

突然,为了控制疫情,按照动态清零要求,上海实行封控管控。这可急坏了朋友一家。在听到行将封控风声之时,朋友火速到就近的超市买了点饼干零食和粮油盐醋等必需品。

当时以为不会超过一周时间的,没必要吃住在父母家。哪知真的不是“你以为”,风控一周又一周,一连八九周,回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至今仍后怕,一生也难忘。

封控伊始,朋友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家里没有电饭锅。好在找到一只小蒸锅,变着法子将饭菜弄熟。在家翻找,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口铁锅,但却没有炒菜的铲子,只得用一把木铲替代。所有厨房操作虽稚嫩、笨拙,但富有挑战,能自己劳作维持消化系统运行,也已自我满足、自我惊诧了。

在足不出户或人不出区的封控时期,社区送来的茄子、土豆等食材不知怎么搞熟,也没信心煮,最多时11只茄子排队似的躺平在地板上好像抗议一般,让人发愁发怵。

朋友弱弱地问孩子,想吃茄子吗?孩子说,不吃了吧,估计也煮不好吃的。平时,衣食无忧、挑三拣四的日常切换到吃了今顿愁下顿的状态,失落、抓狂、心慌等情绪充斥心间,笼罩全身。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感谢网络,平素不开伙仓的一家三口努力通过度娘变着法子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菜蔬等由生变熟,满足最低的充饥需求。平时,朋友不喜欢番茄、卷心菜等家常菜,而此时番茄却成了最喜欢的菜肴,因既可生吃又方便烹饪。

当疫情封控宽松一些后,朋友的父母偷偷将煮熟的饭菜用长竹竿挑过墙头从静安送到宝山,此景瞬间定格在三代人的脑海。

当然,当饭来张口的日子突然终止,需要自食其力时,朋友一家对长辈勤劳的认可、对安逸生活的珍惜更上心头。事实上,疫情催醒催熟了不少人,譬如我的朋友被疫情逼得终于开了伙仓,为小家完备了功能,与往常相比,增多了一种家的味道、递进了一层家的依恋。

当物流初通时,我们曾买了点零食熟食等打包准备寄给朋友,哪知原先预定的线路中断,不得不第二天再找渠道托运。当朋友一家收到这些原本在超市可能不屑一顾的东西时,变得兴高采烈。

面对久违的食品,朋友一家三口不能也不敢饱餐,需要计划着食用,以应付更长时间的不确定性。因为,真的谁也不知道何时能正式解封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被差点断顿的恐慌侵入,怎么一个苦字或一个急字了得?而那种经历又何尝不是一笔人生财富呢!

在重新获得迈出家门、步出小区获得相对自由的第一时间,朋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商店添置日常用品。当她购买铲子时,服务员好奇地询问:家里没有铲子?当获知真相,尴尬了当事人,惊呆了在场其他人。

不管如何,朋友已强烈意识到吃现成饭可以,但绝不能只会吃一直吃哦!现在已到买铲子之类家庭必备工具的时候了。

朋友回到启东后暂时不敢再回上海老家,关在上海的家里、小区内的感受不堪回首。当然,不管在哪里,开伙仓是必须的。



居高临下 陈顺源

夏至植物园

□陈健全

烈日西斜时,由南通植物园南门入园,步过石拱桥,蓊郁的草本气息将我们浸在无边的绿意中。密林深处,斑鸠“咕咕——”的叫声与“知了——”的蝉鸣此起彼伏。

穿过密密匝匝的藤蔓区,沿环湖步道往里走,香樟、乌桕、朴树、松树、榉树、丹桂、枇杷、水杉,或沿路排列成队,或在湖边群聚,一派欢畅、蓬勃。林间,除了桃子、石榴硕果累累外,一丛丛火棘、荚蒾以及天竺的簇簇籽实也累挂枝头,渲染着夏日的繁盛。萱草、金丝桃、绣球灿烂的花事已近尾声,但有一片六月菊在这炎炎夏日里热力四射,灼灼金黄,赏心悦目。接着,又望见一抹明媚的粉黄,本以为是芙蓉娇色,趋近一看,原来是黄槿。而且,这几株都是重瓣黄槿,风姿绰约,形色丝毫不输芙蓉,引得蜜蜂嗡嗡钻进花蕊都不见。

于接力的一团团凉荫下走走停停,经“白色花园”往荷塘而去时,忽然眼尖的妻子发现一棵籽实累累的无患子树,亲切得如遇心心念念的闺蜜。但见岔路口的这棵壮硕的无患子枝叶茂盛,如若巨大的绿伞,泰然自得中有种超然的力量。尤其是枝头圆溜溜的青果夺人眼目,怎么看,都有种玉汝于成的样子。

流连树下,妻子津津乐道,说是小时候放学路上有棵无患子树,到了冬天,金黄的果子簌簌坠落,同学们纷纷宝贝似的捡拾起来。它可是天然的妙物——回到家中,剥开果子,泡水搓挤,产生泡沫,洗头飘柔至极,比皂荚爽利多了。另外,果核好似薏苡,女孩们都喜欢把它当作珠子玩。说起串珠,正巧我刚从翻阅的一本《极端植物笔记》中知道,作为念珠中极品的菩提子,并不是由菩提树所生,而是用无患子的结子制成;且南方的一些寺院,常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还有银杏树也被誉为“汉语的菩提树”。其实,任何树都能成为一棵菩提树,只是需要有人去揭示事实。诗哲泰戈尔说过:“地上一棵孤独的菩提树,沉浸在自己的凉

阴中,像面对朝阳拨珠诵咒的隐士。”如是人树合一的“菩提树”有如神启,连仲夏的风也编织起曼妙的树影,教人思绪袅袅,然后散开,心底明澈。

沿大路前行,还未近到湖边,一阵沁人心脾的荷香就扑面而来,顿感周身清凉。一望无垠的荷叶田田,一片碧绿,如同诗文“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朵朵荷花盛放着,婷婷袅袅,又应对了诗句“映日荷花别样红”。花开花落,匀状花瓣悄然飘落后,宛如小船荡漾湖面,惹小鱼戏水其间。休憩在一片荷叶上的青蛙见人靠近,“嗖”的一声,如箭离弦,水面激起一圈圈涟漪。

因荷而来,以荷为伴,拍抖音、拍写真、拍婚纱照的多矣。不过,最为“荷”美的,要数有对小夫妻带儿子玩起了“飞花令”：“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其美好!一家人沉浸在诗意的荷塘,如洗礼般,内心定与圣洁的荷花一样清澈吧。

湖东岸,又见立着的一块“水生蔬菜园”说明牌。讲园中以莲藕、水芹、茭白、芡实、菱角、荸荠、茨菰、莼菜等江苏传统蔬菜“水八仙”为核心植物,打造具有互动性、体验性、观赏性的生产园林、食用园林景观,体现南通本地经济水生植物特色与水生蔬菜的科普意义。民以食为天,真得感恩生活在水乡的好处,就是“靠水吃水”——春季荸荠夏时藕,秋末茨菰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

正逢大暑时节,暑气至浓,万物至盛。七月应时的莲藕等生机勃勃不说,就是孕育秋实的茨菰也葳蕤盛极。

大家知道,“茨菰”又名慈姑。“茨菰”纯属草本名,一旦称作“慈姑”,则赋予了人文内涵,有如“无患子”一般。《本草纲目》上讲:“慈

姑一根岁产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是呀,你看,在水一方,主根拉扯着分蘖的晚辈们相拥而坐,像不像老妇护犊的“慈姑”风范?

且行且看,茨菰的叶似箭镞,好像燕子的尾巴,风过处翩翩起舞。惊喜的是,叶间初生嫩白的小花,像浮萍那么碎小,每朵三瓣如三叶草,别致的幽微之美,无怪乎古人有“岸蓼疏红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的诗句。花虽白小如萍,但觉得比起习性相近的芋头无花,它毕竟有花,有花就有梦。看着看着,不禁想起沈从文关于慈姑的“格”比土豆高的名言,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咸菜慈姑汤》。看得出,他们师生二人之于慈姑口味有别,汪曾祺年轻时是吃够了咸菜慈姑汤,到了晚年他想到时仍“不想吃”,却是非常“想念家乡的雪”。慈姑让人泛起乡愁,也让我想起小时候冬日里,不论慈姑烧肉,还是青蒜炒慈姑,都是我百吃不厌的心头爱。

寻味乡愁,最富故乡情思的佳话,莫过于“莼鲈之思”了。太湖与西湖的莼菜,我曾领略过,其“叶青如碧莲,梗紫如紫绶,味滑若奶酥,气清胜兰芳”,但于通城邂逅水生的莼菜,委实是头一遭。远望只此青绿,近看又仿佛一片片缩小版的荷叶浮于池面,表面晶莹剔透,有胶状透明物质,在阳光下反射出晶莹的亮光。出神望着,口底生津,叶圣陶老先生的《藕与莼菜》又似萦回:“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莼菜本来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这样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

赏过“水八仙”,我喝口“元气森林”汽水,接续环湖行。抬头望去,残阳如血,暮云如黛,远处滨江的狼山与近处的植物园水天一色,整个五山国家森林公园氤氲的水汽与草本气息蒸腾起来。一边深呼吸一边想,这里不就是真正的元气森林?

芬芳一叶